

确诊超六千 澳大利亚拒“群体免疫”

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8日公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8日15时(北京时间8日13时),澳24小时内新增105例确诊病例,累计6013例;新增死亡病例5例,累计50例。

澳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当天在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澳这几天确诊病例日均增长率已下降到2%左右,但现阶段仍处于应对疫情的“压制阶段”,需要延续各项防疫措施,巩固成果,追踪感染源,以消除

社区传播。

当有媒体问是否考虑逐步放松防疫措施,让社区对病毒具有一定免疫力时,亨特给予否定回答。他说:“要实现群体免疫,根据我们得到的最佳建议是,约60%的人口,即1500

万人(需要感染并康复)。如果其中有1%的人丧生,那将是人类生命的灾难性损失。”

亨特还在发布会上宣布,将于即日起开始向一线医护人员分配1100万个口罩。他同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

对医护人员的保护,因为近来出现过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案例”,包括一些人袭击或威胁医护人员,还有人故意冲医护人员咳嗽,其中一些行为已违反刑法,将受到法律制裁。

俄美最后一项主要军控条约能保住吗?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8日迎来签署10周年。在美国去年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目前俄美两国间仅存的主要军控条约。该条约将于2021年2月到期,而俄美双方仍未就是否续约达成一致。

分析人士指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存废不仅考验俄美关系,同时也对世界核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看来,俄美态度一热一冷,续约面临较大难度。

时间所剩不多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旨在限制俄美两国核武器数量,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于2010年签署,2011年2月正式生效,有效期10年。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距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还有不到一年,留给双方的续约谈判时间所剩不多,而俄美之间尚未展开任何实质性磋商。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需要用一个新条约来取代《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近年来,俄美分别研发了一系列新型武器。俄军已装备“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系统和“口径”巡航导弹,俄战略火箭部队已开始装备“先锋”高超音速导弹。而美国也在研发AGM-183A高超音速导

弹。

美国前驻俄大使亨茨曼曾表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签署时,网络战、高超音速导弹等尚未出现,因而或许合理把非核武器纳入新版条约。

虽然俄罗斯同意与美国一同管控新型武器,但俄方认为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制定一个完善的新条约以替代《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俄方姿态积极

俄罗斯近来不断释放愿意续约的积极信号。俄方已向美方提议,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延长5年,但美方尚未做出正式回应。

俄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延长该条约有效期有利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可以避免导弹与核武器军控体系的全面崩溃。俄方希望美方尽快就此做出回应。

俄方还在去年11月向美方展示了“先锋”高超音速导弹——俄军事专家说,该导弹可“突破目前世界上所有防空及反导系统”。俄媒体称此举是为了“维持《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拉夫罗夫此前早有表示,为延长该条约,俄方已准备好将“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和“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纳入条约,并可向美方展示“萨尔马特”导弹。

有专家认为,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长期遭受西方制裁,经济增长乏力,无力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因此,续约更加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美方消极应对

与俄罗斯相反,美方对续约态度消极。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奥巴马政府留下的一笔糟糕交易,因为该条约对俄罗斯更有利。在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看来,由于没有涵盖短程战术核武器和俄罗斯研制的新型运载工具,该条约“从一开始就有缺点”,并且严重限制了美国的能力。

在俄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不会放弃利用续约问题对俄罗斯施压。此前在《中导条约》风波期间,俄方一度以较为缓和的姿态应对,而美国却步步紧逼,甚至迫使俄公开展示被美方指控“违反条约”的9M729型陆基巡航导弹。尝到甜头的美国可能会利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一两国间最后的主要军控条约,迫使俄方做出某些让步。

分析人士指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可能引发俄美间新一轮军备竞赛。面对俄方的积极表态,美方如继续消极应对,将面临国际舆论压力。

韩国暂停部分“免签” 首尔关闭娱乐场所

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8日宣布,韩国政府决定对禁止韩国公民入境的国家的公民暂停给予免签证入境待遇。

韩国当日新增53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24例为境外输入病例。“暂停免签”措施旨在防控输入病例。

丁世均在主持一场政府跨部门会议时说,政府准备扩大入境管控措施的实施范围,以“非必要、非紧迫”理由赴韩旅行的外国公民将被限制入境。“在保持开放原则的同时,政府将依据对等原则加强入境限制。”

韩联社援引检疫机构数据报道,新冠病毒疫情暴发后,总计148个国家和地区、包括41个欧洲国家和36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对韩国公民施行入境禁令。韩方新规适用于其中88个国家和地区。

按照现行政策,韩国对德国、加拿大等34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给予免签待遇,与法国、俄罗斯、泰国等5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签证豁免协议。

目前,韩国没有完全禁止外国公民入境,但新举措意味着外国人赴韩旅行难度加

大。自4月1日起,所有外籍赴韩人员入境后必须接受两周隔离。

另一方面,韩国首都首尔市加紧疫情防控。首尔市长朴元淳颁布政令,市内所有酒吧、夜店、俱乐部等娱乐场所即日起暂停营业,直至4月19日政府实施的‘保持社交距离’规范期满。

朴元淳解释:“我实际上就是颁布了一个商业活动中禁令。”

他说,尽管市政府先前“建议”娱乐场所暂停营业,首尔市内2146家酒吧、夜店中仍有422家继续营业。这类场所内“人员频繁密切接触,因而几乎不可能执行抗疫指导措施”。

新政令发布在首尔市江南区一家热门酒吧发生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事件后。那家酒吧一名女性员工与“韩流”男子组合“超新星”成员郑允鹤(音译)见面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传染给室友,酒吧总计118名员工和顾客被认定为密切接触者,正逐一接受检测。郑允鹤近期访问日本后,4月1日测出新冠病毒阳性反应。

美国产妇纠结避疫 “家庭分娩”可否买安心?

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许多地区医疗系统人满为患,濒于崩溃,人们出于害怕感染风险或不想增加医护人员负担的心理,尽量避免上医院就诊。其中,待产孕妇群体有更多纠结,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家庭分娩”这一更昂贵,却不一定更安全的选项。

花钱可否买安心?

北卡罗来纳州32岁的健身教练吉娜·康利怀孕7个月,看着美国感染新冠病毒和病亡人数飙升,她心生焦虑。“我不想上医院,那里可能有很多感染患者和接触病毒风险的工作人员。”

很多孕妇和她有一样的想法。但是,“家庭分娩”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个容易的选择:产妇和新生儿面临更多健康风险,还有更高经济成本。在美国,无论公私体系,医疗保险项目大多不覆盖“家庭分娩”费用。

康利告诉法新社记者,如果选择家庭分娩,她要多花4000多美元,大部分用于支付专业助产士的服务费。不过,她觉得这笔钱能够减少焦虑,也算值。

东海岸城市巴尔的摩的数据分析师阿什莉·埃斯波西托说,她准备好支付多达8000美元的家庭分娩费用。她承认这不是小数目,而且在当前经济形势,企业大批停产、裁员,工作可能朝不保夕,“任何事都没有百分百的保障”。

促使她选择家庭分娩的原因还有医院为减少聚集性感染风险,限制产

房内人数的新规。在疫情重灾区纽约州,不少医院先前禁止产妇伴侣进产房陪产,直至州长安德鲁·科莫上月颁布行政令,要求医院“不得强制女性独自分娩”。

埃斯波西托经历两次流产,好不容易才以体外受精方式怀上这一胎。“这是我们第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不能接受分娩时丈夫不在身边。”

需求突增 人手紧张

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科学学院的数据,美国大约1%的分娩发生在家中。目前无法估算疫情是否会让这一比例发生较大变化。不过,美国媒体采访一些孕产机构人士,发现近期越来越多待产妇在考虑这一选项。

马里兰州塔科马帕克市生育服务机构M.A.M.A.S.,通常每个月接待4到6名产妇,现在每个月接待8人,今年7月预定服务10名产妇,整个8月预约全满。机构人手不足,不得不雇第三名助产士。

这家机构的助产士凯茜·皮科克说,孕妇对家庭分娩的兴趣“暴涨”。“没人想上医院。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假如属于低风险孕妇,确实不该去。”

在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的“生育小屋”,助产士莱拉·斯威舍近来发现,越来越多客户在孕晚期,甚至等到快临盆才下定决心,来电找助产士提供家庭分娩服务。她有一周接待了5名待产妇,多于平常。

由于家庭分娩的需求突增,助产士行业也开始人手紧张。美国大约有

1.2万名持证助产士和接生员,其中大约3000人在医院以外的机构执业。

医院还是更安全

不过,根据最新版美国官方抗疫指南,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坚持,医院和有资质的孕产中心能够提供安全的分娩环境。学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意识到许多患者因为新冠病毒疫情产生新的疑虑,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继续建议,涉及家庭分娩的方案应遵循现有的循证指南。”

学会提醒,相比有计划的医院分娩,无法估算疫情是否会让这一比例发生较大变化,而且分娩后新生儿死亡率高出两倍多,新生儿发生惊厥和严重神经功能紊乱的风险高三倍。

《今日美国报》报道,美国生育服务机构也在采取一些额外安全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

斯威舍改变了“生育小屋”的办理流程,确保接待客户的时间不重合,并计划削减产后家访的次数。

皮科克和她的同事完全取消了上门服务,也不再为预产期相近的孕妇举办面对面的集体咨询,包括定期产检在内的许多服务尽量以“视频连线”方式进行。孕妇会把车停在助产士家庭办公室门外,以视频聊天软件问诊,需要做接触身体的检查时才进门。

皮科克还要求客户自备量血压袖带、体温计、听诊器、量腹围的卷尺,产房家中需要准备一个单间作为产房,以便充分消毒。

白宫新闻秘书再换人

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沙姆7日宣布即将离职,回到白宫东翼、“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身边当办公室主任。

作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三任白宫新闻秘书,格里沙姆任职9个月以来没有主持过一场白宫记者会。

“回东翼”

格里沙姆去年6月起出任白宫新闻秘书兼新闻主管。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考虑让两人分别“接手”这两个职位,新闻秘书由特朗普竞选连任团队女发言人凯莉·麦克纳尼出任,五角大楼女发言人阿莉萨·法拉出任新闻主管。

换人决定“将在几天内公布”。格里沙姆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将根据需要待在(白宫)西翼,帮助顺利过渡。”

格里沙姆曾出任“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的新闻主管。梅拉尼娅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为她工作3年的现任办公室主任琳赛·雷诺兹本周早些时候请辞,将由格里沙姆接替。

梅拉尼娅说,格里沙姆一

直是政府“骨干和真正的领导者”,“她能当好(我的)办公室主任”。

“靠边站”

美联社报道,自马克·梅多斯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以来,格里沙姆很大程度上“靠边站”。路透社猜测,这次人事变动受梅多斯影响。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白宫新闻秘书换人恰逢特朗普政府任职以来最大危机。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美蔓延,迄今已导致1万多人死亡,民众生活陷入不便,经济恐怕面临衰退。过去几周,特朗普亲自主持每日白宫记者会,希望展现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积极态度。

特朗普的新闻秘书不好当。格里沙姆上任初期曾说愿意主持记者会,结果却没有机会,因为特朗普经常“亲力亲为”,回答记者提问。在她的前任萨拉·桑德斯任职期间,白宫记者会一度停办。

尽管没有主持过记者会,格里沙姆多次亮相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